

語絲

期三十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葛理斯感想錄抄

作人譯

一 進步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我覺得自己不能同情于現在通行的厭世思想。我疑心那厭世者大抵只是非經濟地破產的樂天家，他當初想像，世界的進步將帶著他前進，直到光榮的星期學校的目的地。現在他起了很大的疑惑。自此這宇宙在他的眼中便包在黑暗裡了。

他的錯誤在於過分地看重進步的意思，想像以為宇宙的進行，倘若有，可以真實地現在我們的眼前。他不能理解，那佔據人心的進化之永久的動作，長為回旋之永久的動作與之抗衡。在世界上沒有進益：任牠這樣去；但在那里也並沒有損失。這生命之無限的新鮮永無退減，這古舊的新奇也是永遠的回復。

我們當更能了解世界，如不把牠當作向著固定的完成之進步，却只當作噴泉之接續的迸躍，光輝的火焰之柱去看。我們總不能超過赫拉克來多思 (Herakleitos) 的這個舊譬喻，

「那永生的火焰，適度的燃著，同樣的吹熄。」這半透明的神秘的火焰不死地照在我們眼前，沒有兩剎那間是同一的，常是神異地不可測計，是一個永久流動的火之川流。人家告訴我們，世界是向這邊，向那邊，向別一邊移動。不要相信他們。人們永不知道世界進行的方向。

誰曾預——且不說那些更古更渺茫的事情——耶穌的磔刑呢？有那個希臘或羅馬人在他思想最離奇的時候預想到我們的十三世紀的情形呢？那一個基督教徒預知文藝復興？誰真會期待法國革命呢？我們不怕過於膽大，因為我們是永遠立在新事件發生的瞬間，這些事件的重

大遠過於我們一切的梦想，沒有人能預知生命的泉之此後的變相。那個火焰之柱其時却總是燒着，與以前燒着時正是一樣的長短。世界是一個永久的新奇，永久的單調。這正是你所喜悅的局面。你將總是不錯的。

二 晦澀與明白

同月二十二日。

我聽一個學者微笑着說，希臘人的直截簡

單的文章與我們喜歡晦澀的現代趣味有點不大相合。

然而晦澀之中也有種種不同。便是，有一種晦澀是深奧之偶然的結果，有一種晦澀是混亂之自然的結果。有一個斯溫朋 (Swinburne) 曾將却普曼 (Chapman) 的晦澀與勃朗寧 (Browning) 的相比較。他說這二者的區別，却普曼的晦澀是煙似的，勃朗寧的是電光似的。我們可以確實的加說一句，煙常比電光為美，

(斯溫朋自己曾承認却普曼的「崇高微妙的美之閃爍」)，電光在我們看去未必比煙更為明瞭。倘若我們敢輕易地概括一句，那麼可以說却普曼與勃朗寧的晦澀之不同在於一個時常多是美的，一個時常多是醜的。如再仔細的看，似乎却普曼的豐富的感情容易過度的急速的燃燒起來，所以牠的煙未盡化為火焰，勃朗寧則極端整飭而常例的思想上面壓着感情的重載，

本日期錄

葛理斯感想錄抄	作人譯
胡說亂道	虛生
好的故事	魯迅
詩兩首	穆木天
一個小動物之誕生	川島
從你走後	衣萍
鬼的貨色	開明

想藉了先天的吃語——這個吃巴確實是他的聲名之遺產之一，——表現出來，于是得到深奧的形似。但是本質上這二人的晦澀都似乎無可佩服。他們都太多術學，太少雅韻。這是天才之職，去表現那未表現過的，以至表現那人所以為不能表現的。若從天才之職來說，那變表現失敗的人便一無足取。因為我們都能這樣做。無論我們私自發表，或寫在公刊的萬千葉上，都不必問。

但是在別一方面，絕頂的明白也未必一定可以佩服。照呂南(Renan)的名言說來，看的真切須是看的朦朧。藝術如是表現，單是明白不成什麼東西。藝術家之極端的明白未必由于能照及他的心的深淵之偉力，但是單由于并無深淵可照的緣故。這至好也是那虛無之中心，須得包圍起來纔能造出美或深來。明白之極度當與美之極度一致。我們初次與至上的藝術品相接時的印像是眩冥。但這是與西班牙教堂相似的一種眩冥，我們看着的時候逐漸光明，直至那堅固的構造都顯現了。牠的深之面幕最初在藝術品的形的上面成為透明，其次是牠美之面幕落了，最後只有牠的明白。這出現在我們面前，正如東方的舞女，她跳着慢慢地解她那在四周飄揚的閃爍的錦幕，直到跳舞的最上的一刹那，她不再帶着面幕了。但是沒有面幕也就沒有跳舞。

要明白，要明白，但不要太明白。

三 女子的羞恥

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

在我的一本著書裡我曾記載一件事，據說意大利有一個女人，當房屋失火的時候，情願死在火裏，不肯裸體跑出來，傷了她的羞恥。在我力量所及之內，我常設法想炸彈于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他們一起地燬掉。今天我從報上見到記事，有一隻運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魚雷，雖然離岸不遠却立將沉沒了。一個看護婦還在甲板上。她動手脫去衣服，對旁邊的人們說道，「大哥們不要見怪，我須得去救小子們的命。」她在水內游來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這個女人是屬於我的世界的。我有時遇到同樣的女性的，優美而大胆的女人，她們做過同樣勇敢的事，或者更為勇敢因為更複雜地困難，我常覺得我的心在她們前面像一隻香爐似的擺着，發出愛與崇拜之永久的香煙。

我夢想一個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強的烈焰，在那里羞恥化為勇氣而仍還是羞恥，在那里女人仍異於男子與我所欲毀滅的世界並無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顯示之美，如古代傳說所講的那樣動人，但在那里富於為人類服務而自己犧牲的熱情，遠超出于舊世界之上，自從我有所夢以來，我便在夢想這個世界。

四 雅歌與傳道書

同年五月十一日。

舊約又流行起來了，正如以前在長老派教

徒間流行過一樣，而且很感動了現在跋扈的舊派，就是那厄耳斯德地方的也未嘗不是如此，這是一部絕好的總集；無論借了什麼口實，使牠流行起來，都是可喜的。但我們不要忘記了其中的最明智的，最人情的，最永久地現代的，那一卷書。我在最早的著書裏，曾對於這傳道書表示尊重，——現在也仍尊重，——至今回憶起來還是很愉快的。

在舊約中，人們應當永遠尊敬，殷勤誦讀的本來並不只是這一卷書。那里還有雅歌。這也使我愉快地記起，在十八歲的時候曾經從呂南的戲劇體法文本把他譯成英文，以自娛悅。這是咏男女之美的一篇好詩。近來我聽人說，這雖艷麗而有些地方較濃厚，我却想這樣說，這是所有對於肉體崇拜的咏歎之傑作。

但在傳道書中含有更深的智慧，這真是愁思之書；並非厭世的，乃是厭世與樂天之一種微妙的均衡，正是我們所應兼備的態度，在我們要去適宜地把握住人生全體的時候。古希伯來人的先世的凶悍已經消滅，部落的一神教的狂熱正已圓熟而成為寬廣的慈悲，他的對於經濟的熱心那時尚未發生。在缺少這些希伯來特有的興味的時代，這世界在哲人看來似乎有點空了，是「虛空」之住所了。然而這里還留著一種偉大的希伯來特性，一切特性中之最可寶貴者，便是溫暖的博愛的世界主義。在他這一篇慵怠而簡短的談話之中，他的兩手滴下黃金色的蜜；他的低沉的聲音，並不宏大，總是溫和

而且清晰，說出甜美明智而靜定的話，這在人類生存，還知道文字的意義的期間，總是真實不虛的。

舊約全部中間沒有比傳道書更好的書，倘若我可以改編聖書，我很想把牠也插到新約裡去，而且還插三遍，在福音書之後，在書簡之後，又在啓示錄之後，當作永久地循環別現的疊句。

五 宗教

一九二〇年五月十日。

「爲什麼現在還有宗教呢？」這個問題就是像默耳茲博士那樣一個思想家還提出來，看作有極大關係的問題，他所能得到的只是一個乖僻的答案。

許多本來很是明白的人還把這問題認真討論，因此終于擱淺在各樣隱伏的沙礁上面。他們不問：爲什麼現在還能行走，他們不問：爲什麼現在還要飢餓。然而這正是同類性質的問題。

有些人爲了不必要的問題而自尋煩惱，就是關於最簡單的事也造出奧妙奇怪的話來，看了常很覺得詫異。宗教若是什麼東西，一定是一種自然的機能，像走路或吃食，更適合的可以說像那戀愛。因爲宗教之最近的類似，最真的系屬，確是生殖的機能與兩性的感情。走路與吃食的機能在牠的律動的循環上於生活稍爲必要，故如機能缺乏嘗試法去刺刺牠活動起來。但宗教的機能，與戀愛的機能相似，於生活

並非必要，而且也不一定能够刺刺起來使牠活動。有這必要麼？這些機能或者在你身中作用，或者不在。倘若沒有，那麼這顯然是你的組織裡現在還用牠不著，或者你天生沒有經驗這些感情的資質。倘若是有，有些人會告訴你，說你是代表人類的優級。所以不論無也罷，有也罷，何必煩惱呢？

我自己並不以爲缺乏宗教的機能——雖然宗教的情感是那樣古舊——是表示人類高級的發達。但我確信這種機能是或有或無，沒有理智上的思索可以代牠或是使牠發現。宗教同戀愛一樣，可以發展調和我們的最珍貴最奔放的情感。牠提高我們出於平凡固定的日常生活之上，使我們超越世界。但是這也同戀愛一樣，在不能有這個經驗的人看來不免有點可笑，既然他們可以沒有這個經驗而好好的生活，那麼讓他們滿足罷，正如我們也自滿足了。

六 自己中心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

一個朋友很愉快的告訴我，說到牙醫那裏去的時候，醫生對他說，「前天我在路上看見你，你的氣色很好，我的牙齒！」我就心裏想。「我的朋友則將他的康健歸到別個原因上去。但是我們顯然都從自己中心的觀點去看宇宙，看重我們自己所演的脚色。倘若我的朋友再走上去，他將遇見屠夫在心裏笑道，「我的牛肉！」再走幾步，他的出板者（因爲我的朋友是文士，）將沉吟說道，「我的支票！」遠

遠地他的情人會瞥見他，將羞怯的低語道，「我的接吻！」

或者，畢竟各人都對的。

講理斯 (Havelock Ellis) 生年不詳，據他說十五歲時初讀斯溫朋的日出前之歌，推算起來當生於一八五六年頃。感想錄 (Impressions and Comments) 共三卷，集錄一九一三年以來十年間的思想。今從三卷中各選擇兩則，尚有第一卷中論猥褻的一則曾收在自己的園地中，不再錄入。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胡說亂道

六

虛生

我們中國的小學教習常常靠住書本上的話告訴小孩子說：那一國屬于君主專制，那一國屬于君主立憲，那一國屬于民主共和。其實這些話全是些空話，廢話，沒有一點意思的話。

爲什麼呢？因爲在歐西，就是偏于專制的君主也有點像總統，在東方，不惟總統，就是標榜平民主義的執政，也極像專制國的大皇帝。歐洲當時的帝國裏面有一個德國。德國的大皇帝裏面，有一個叫作威廉第二，大家全說他是偏于專制的君主。他在他的都城以外，也有些私產，別墅一類的東西。他老先生在別墅的時候，也不很循情理，常常好占鄰居的一點小便宜。可是他那些踐土食土的國民，遇見這一

類的事情，就狠不客氣地把他老先生告在審判廳裏面。那些審判廳的先生們也竟是目無君上，總是判決他老先生的沒有理。他老先生這可沒法了，只好把他的高鄰請到他的別墅裏面，吃一杯啤酒解解嘲。這些事情，不曉得我們這忠順性成的國民聽了，發生什麼感想，威風凜凜的執政府的人們聽了又發生什麼感想。

我們貴國總統府的汽車出來，可以不掛牌號，可以橫衝直撞，可以軌死無數的乞丐，在我們貴國裏面，他們不作乞丐，還有什麼法子呢？——我們民國守法奉公的巡警，何常敢哼一個不字？執法如山的檢察官，檢察長，審判官，審判長，也何嘗敢哼一個不字。總統府的衛隊因為鬧審子，打死了巡警，巡警老爺們的罷工的威風，也正好留着對付那手無兵柄的總統，對於這班耀武揚威的衛隊，自然應該三拜九稽首，死罪死罪，又何敢哼一個不字！

現在好了！平民的執政府建設起來了！花樣又重新了！執政府的人坐電車，當然是不給錢，然而車上這些王八蛋們總是太放肆！前兩天聽說兵九大爺們很痛快地把電車碰了，這真是活該，理當如此。——然而無論怎麼樣，他們外國總是些君主專制，我們總是民主共和。

七

俗話說：「囚小知大」。這句話是狠有道理的。比方說，黎宋卿真是一個乏人。你想，開放三海，能算是一件什麼大事？遂至吵了一年多，等他老先生下台的時候，籌備開放三海委

員會的牌子還是空在那裏掛著，不開放的還是不開放。我聽人家說：「因為公府的庶務處裏面，他的鄉人，親戚，貪三海裏面羨稱魚蝦之利，所以反對開放：這些話恐怕是有道理的。像這樣的總統，被人家割斷電話，停止自來水，哄出東廠胡同，也實在是活該。

可是無論怎麼說，黎宋卿總還算好，他總還知道三海是應該開放的。曹三爺一來。開放三海的事情，漸漸地不提起了，連委員會的空牌子也摘掉了。像這樣的總統，被人家關在團城裏面，更是活該。

現在的執政，對於三海，因國事的賢勞，還沒有工夫提起，我們自然無從比較。但是曹三爺的時代，軍士不過砸毀尋歡取樂的妓館，段合肥的時代，兵士已經砸毀了關係北京交通的電車了。

八

不曉得何年何月何日有這樣一件事情：也不曉得是那一位大將軍的軍隊，開始的進入人家，搜尋金銀財物了。北京城的居民，當然是恭恭敬敬地站在旁邊，一任老總們的選擇。有幾位老總走進京城史家胡同，順手地把頭一個門打開。可是這個門裏面的門房，竟是大發其橫，說你們是來作什麼的。這樣一來，這幾位老總倒楞了，想了半天，說是找你們老爺的。門房就說：「既是這樣，等我去給你回一聲兒，不要亂闖。」這幾位老總被他唬住，真正地惟命是聽。及至主人出來，倒是一個高

鼻子，藍眼睛的洋鬼子，手裏擎一支手槍，慢騰騰地說：「你——們——來——作——什——麼——呢？」這幾位老總更是摸不到頭腦，等了一會兒結結巴巴地說：「我們找錯了門了。」這一位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于是乎把他的手槍照這幾位老總的軍冠簷上，排着次序，一個一個地輕輕地打一下，說：「你——們——既——找——錯——了——門——，——你——們——去——罷——！——以——後——不——要——再——找——錯——門——了。」這幾位趕趕桓桓的大兵，竟恭恭敬敬地行一個軍禮，向後轉，開步走了。

他們出來以後，狠聽話，不敢再去找錯門，于是乎史家胡同一條街的居民，竟竟了被搜尋的差使。

電車公司的人們，你們怎樣這樣糊塗！你們現定了那樣高不可攀的價錢，又有那樣狼奇怪的擁擠不開的坐客，你們為什麼顧惜小費，不雇幾個高鼻子藍眼睛的洋鬼子給你們保鏢？如果那樣，我想就是段祺瑞自己坐車，也一定狠平民地把車價送到你們的手裏。

十四，一，二十九，北京。

好的故事

魯迅

——野草之十一——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薰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煙草的煙霧在身邊：是昏沈

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擱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類奔奔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于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鳥，新木，鷄，狗，野花，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尚，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 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远是生動，永远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的紅錦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

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驟然一驚，開眼，雲錦也已皺蹙，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賸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看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

詩兩首

穆木天

小詩

我不願作炫耀的太陽，
我不願作銀白的月亮，
我願在伊人的頭上
一點小小的微光。
我願照伊人的孤獨，
我願照伊人的悲傷，
我願照伊人的悲傷，

因為我愛伊人

沒有親戚，朋友，家鄉。

(于井頭公園，1924,9,24)

淚滴

我聽見你的真珠的淚滴
滴滴在你的薔薇色的頰上，
在蕭蕭的白楊的銀色蔭裏，
周圍罩著薄薄的朦朧的月光。
我聽見你的水晶的淚滴
滴滴在你的驚白的絹上，
瀟在徐徐的吹過的夜風，
對著射出湖面的光芒。
我聽見你的白露的淚滴
滴滴在青絨般的草茵；
你的象牙雕成的兩隻素足
在灰綠上映著黑沉沉的陰暈。
我聽見有深谷的杜鵑細囀，
我聽見湖中的蘆葦低語，
我聽見有草虫鳴唧唧；
但他們都是你這幾點淚滴！
啊！妹妹你的淚滴甜如甘蜜，
啊！妹妹你的淚滴甜如甘蜜，
你的淚滴是最美的新酒，
啊，妹妹！我最愛吃。
湖水旁邊，
朧朧月裏，

白楊蔭下，
我聽見了世上最美的伊的淚滴。

(飛鳥山，1924, 10, 12,)

一個小動物之誕生 川島

別人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所以：在結婚之後就再不如貓似的號，雖然還是一樣的兩個人，却已經不能有愛的翔舞與歌唱了。

我想，這話大概是根據於理想吧。

人們在結婚之後不願在別人面前再有愛的翔舞與歌唱者，我想，也許是不肯，也許怕別人也嘗去甜味，也許怕旅外的人整天價嚷着回家，也許怕上年歲的人看了以後去攪擾他的夫人，也許怕他的孩子們看見了以後留心他們的動作，要不然恐怕別人眼睛發青。總不會真如在墓中死似的沈寂吧。

L先生，從前什麼話也和我說，結婚之前也肯擊他情人——現在已是L夫人的信給我，將結婚時，還應許要把閨房的趣事告我，並且說要作『新婚雜紀』，後來——直到此刻不但沒有作，簡直沒有和我提起。我很知道，而且很有把握的可以說，L先生與L夫人在閨房中決不是不『得趣』，是他不肯告我。有人說，他是怕L夫人埋怨他走漏了消息，所以變成了『沉默的L先生』。總而言之：L君之不告我，我信決非不『得趣』。並且聲明的是：我以L先生來做例，也決不是我好行小慧。

至於我們，並不想抵賴，自然也不是例外的了。雖然在家裏我們也拌嘴，也嘔氣，不過這只是一種工具，並不像先前那樣在嘔氣拌嘴之後，便車東馬西，彼此懸着心懊悔。現在這裏一來，大家就都有了認錯賠不是的機會，且因此，大家便分外的了解與親熱，大家便分外的憐惜；而且這裏一來——你們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嘔氣與拌嘴外，其他的生活也比先前豐潤，因為這種種的結果，便有這一個小動物之誕生。

枝頭開着黃花，說這名兒叫迎春，人們在放鞭炮，說他們是在迎神，東方露着白光，據說這是日出，就在這時節，這個小動物誕生了。我們因而接受多少人的祝賀，伊也忘了住前的多少苦楚。

朋友寫信來問我：『究竟弄璋弄瓦？』我說，『我沒有弄璋。』我們的賢人說：『父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之』，這話倘若是真的，我的女兒！就是這『食』我們也怕不能吧。我，我只得分了愛來愛你——不，不，我將用慈父的愛來愛你。現在已經知道，在我懷裏你纔肯穩睡，我在你面前你便微笑，此刻我沒有什麼禮物能給你，只有慈父的愛。那怕當多少年之後，你們唧唧噥噥時就要嫌老朽碍眼，但是我也只有慈父的愛；固然有人說做爹的應當頑固，這個我以後再說。

從你走後

衣萍

從你走後，這世界已經改變了顏色。我愛，我知道，你的呼吸會使房內的空氣溫和，你的微笑會使窗上的陽光斌媚，你的思想與行動會使這寂寞的世界變成樂園。呵，有你在這裏，我的生命是怎樣輕快而且安逸，我的心境是怎樣美麗而且快樂呵！但是，今天，是你走後的第三天了。早上我只是躺着，躺着，懶得起來。我想着從前，你未走以前，每天我比太陽先起來，對着天上的一抹朝霞，從公寓步行到工作室，曉風吹着我的微笑的臉龐，街上的行人也十分稀少。當我走到工作室的時候，同事們都還沒有來，我便勤快地開始我的工作。好像有愛神在旁邊監視似的，我的工作那樣愉快而且有味。等到太陽慢慢地走到天空，壁上的鐘也打了十二下了，這時我的心裏便突突地跳起來，以為這是可愛的你應該來的時候了。我便從工作室跑回公寓，可愛的你已經坐在我的房中，看見我來，微笑地站起來，伸出手來讓我握着；我的臉龐便不由的靠近你的臉龐了，你抬起你的頭來，我們的嘴唇這樣的互相接觸着。有時你來得稍遲，我便開了房門，在風前踱來踱去的等着你；非等到你來，我是不肯進房的。你每天來時，總帶來你的繪成的美麗的圖畫，你把圖畫掛在牆上，閉起你的一隻眼來瞧着，微笑而且愉快地讚美并批評你的當天的創作。然而我對於圖畫是毫無研究

的，我也只能茫然的瞧着罷了，我總微笑地站在你的一旁，有時你伸出你的手來，放進我的袖筒裏，有時我伸出我的手來，放進你的袖筒裏，我們這樣互相取暖。我們每天相聚的時間雖然短促呵，然而即這樣幾十分鐘的剎那時間，我們已領略了世界上的一切的幸福。窗下的黑暗的木桌，書架上的幾本破書，書桌邊的細小火爐，我愛，這便是你愛的可憐人兒所有的資產！但是，我并不貧窮。我的富勝過過去的帝王，我的富勝過海上的豪商，因為我有了你，我便有了世界，因為我的世界便是你。我愛，有你在這裏，我的確是懶得讀書的，因為我能够，從你的話中，我能够聽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從你的心中，我能够懂得世界上一切的神秘，從你的眼角與眉邊，我能够看出宇宙中無上的美麗。我愛，我還希望而且要求什麼呢？我知道而相信：讀書十年不如你一笑之使我聰明；而且百世流芳也不如你一握手之使我愉快！

但是我愛，今天，我被僕人的呼聲將我從床上懶懶地催起來以後，我看見我的桌上是這樣雜亂而且沒有秩序，這便是可愛的你每天坐在旁邊的桌子呵；爐中的火也不知何時已經熄了！我披着衣服，走出房門，我的四圍彷彿盡是沙漠：灰白色的天，冰凍了的大地，禿了枯葉的老樹。這樣，沒有夢想，沒有歡樂，以至沒有生命，祇有風的狂吹與鴉的亂啼。我愛！這便是我眼前的世界，是你走了以後的世界！

我悄然走進我的工作室，同事們都正在低頭工作。坐在我的座位旁邊的一個胖子D君抬起頭來望望我，從他的驚疑的眼光中好像是在問我：『你今天怎樣來得這麼遲呢？』我煩悶而且羞慚，懶得去和旁人談話，便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桌上堆滿了文件表冊，我也無心去整理牠們，抬起頭來望着壁上的時鐘，看見鐘擺不疾不徐的搖動，短針正走在十二點的旁邊，長針也漸走漸近了，——唉，十二點鐘，三日前的正午十二點鐘呀：好像是愛神專為我倆而設似的，記得臨走的前一天，午飯已經吃畢了，你和我並肩坐着。你問我別後如何消遣，我便流下淚來了，我把頭兒靠在你的膝邊，讓眼淚流在你的裙上。你撫着我的頭髮，用你的嘴唇親了一親我的額頭，說：『這樣小孩子似的！又不是去了不來！不過三十天呀！好好的玩玩罷！』後來我總說三十天太長了，你又微笑着說，『也許是早幾天來的。』我乘勢將你抱在我的身上，把嘴唇邊在你的耳邊，說，『最好是你不要去！』你說，『那怎麼能够呢？就是——也免不了暫時的分離罷。』你說到『就是』那裏，微微地用手指在桌上畫了『結婚』兩字。這時我愉快而且興奮起來了，我瘋狂地將你緊緊的摟着，……我愛的，那是怎樣美滿的一刹那呀！然而現在呢？壁上的時鐘已經到了十二點，午飯的時間也已經到了罷。同事們有家的是回家去了，沒有家的也回公寓去了。我愛的人兒！你想我還有心回公寓嗎？

從前每天午飯的時候，桌上總擺着兩雙筷子，兩個碟子，兩雙磁碗；這些筷子，碟子，磁碗都是可愛的你親手買來的。你每天來時總帶來我所愛吃的小菜。臨吃時你又時常勸我。說我吃飯吃菜都吃得太快，是不合衛生的。記得有一天，你買來許多牛肉乾，我狠吞虎嚥地一連吃了幾塊，你急了，把牛肉乾拿到你的面前，夾了一塊放在自己的嘴中，慢慢地咀嚼了一回，然後送到我的嘴裏。我那時真洩氣呀！我不知感激，反向你說：『讓我自己吃吧！這樣的喂人實在於衛生有碍的。』你可生氣了，不肯接着吃飯。……我愛的！你愛我，真像慈母愛子一般，連吃飯時也注意着的。你走後，我已經無心再在公寓中吃飯了，前天和昨天，都是在街頭巷口的小館子隨便叫些東西吃吃，在那裏同餐者雖然盡是些陌生人，然而究竟比一個人坐在房裏獨吃熱鬧得多了。所以今天，我在同事們都已經走完了以後，也一個人走到街上。我愛，這條僻靜的y街是我和你常常行走的。記得我和你在街上行走時，大地負着牠的一切在你的脚下為你祝福，陽光和白雲在天空低吟讚美之歌，狂吹的風兒也為你而寂然平靜。然而今天我是一個人行走了！我覺得街上的道路是那樣崎嶇不平，灰塵是那樣迷亂我的雙眼，我想着市場的餛飩好吃，便喊了一輛洋車，到市場去。

我愛，在洋車上我會幾次回頭來；因為往日到市場去，總是你的洋車跟在後面，我時

常回轉頭來瞭望：要是我的洋車和你的洋車距離較遠，我一定叫我的洋車停着等你。今天，我還是一樣的回頭望你呵。我已經望不見你了！我望見後面跟着許多洋車，裏面坐着的盡是些不相識的人們，他們的道路也許不是我的道路。我於是感覺眼前是寂寞而且空虛，因為沒有可愛的你在後面跟着。

市場到了。好鬧熱的市場呀！一切還和你在這裏時一樣。兩旁的洋貨布店，五色燦爛地擺着許多綢緞布疋，書攤上擺着許多新舊的書籍；食攤上擺着許多精美的食品；然而我都無心去理會她們。在東口的一個茶樓上，我靠着樓窗坐下了。沿着樓窗望下去，可以望見市場上許多來來往往的人們；趾高氣揚的青年，披紅穿綠的少女，肥胖的商人，污穢的乞丐。我覺得眼前的人們都使我厭惡極了。我愛，你知道，當我初離家庭而初和社會接觸的時候，我的感想不是這樣呵！那時我的母親告訴我：『天下的男人都應當像兄弟一般看待；天下女人都應當像姊妹一般看待。』那時我真熱烈呵，我胸無城府的愛一切的人。然而我覺悟了，自我與社會接觸了幾年以後。經驗告訴我：人們不是個個可愛的，而且有些實在是不值得愛的。不值得愛的人們，你愛了他們，報酬只有帶毒的利箭穿透你的心。至於落漠的人們，你給與熱烈的同情，收穫也只有傲慢和侮

辱。我的思想改變了，我以為博愛是不可能的。事情。誰同誰有關係呢？爲什麼要博愛呢？我愛的人兒呵！從我有了你以後，受了你的高潔的思想與行爲的薰陶，我愈覺得眼前的人們是那樣的惡臭而且愚蠢。我愛的，我雖然處在這熙熙攘攘的市場，然而我的確感覺孤獨的悲哀阿！我想總有一天，我愛的，我們離開一切討厭的人們，雙雙地建設我們的家，在我們理想的那裏：那裏有低低的山，那裏有清澈的泉，那裏有平鋪的草地，那裏有整齊的森林，那裏你繪畫我吟詩，那裏你和我過着光陰直到白首！

我倚着窗兒凝想了若干時，隨便吃了兩碗餛飩，天色漸漸晚了，市場上盡是燈火。我獨自走下樓頭，漫步歸去。黑漆漆的天空，雲和星也一齊都隱了，風吹送我的歸途。爲了減輕沿途的痛苦，我到處喊着可愛的你的名字。

呵，我愛的人兒！我現在已經回到我的公寓了。在燈光底下，我看見你繪的蘋果還是那樣鮮紅，你繪的山水還是那樣美麗，你倚着椅背凝望的小影，正斜着眼兒凝視着我，同你在這裏時一樣。然而可愛的你現在是在離開我數百里以外的鄉村裏了！這漫漫的長夜，我怎能安睡呢？看哪，現在，在我的身邊，有甜美的

梨子，芬芳的花生，烤熟的栗子，這都是我從前買來奉你而你所愛吃的。呵，我愛的人兒：這些梨子，這些花生，這些栗子，他們也都在那裏期望你的早來！

鬼的貨色

通信三

適暉先生：

鬼的叫賣裏的東西都是鬼的貨色，所以我們不會看見過，但名目總可以知道的，我口占這詩在寫永樂的聖旨之後，當時在師大遇見錢玄同劉子庚兩位先生，談了些古今凌遲的種種法門，傍晚又跑到內城東南角去，黑黑的歸途中端坐車裏忽然想到的就是那幾句話。我不能明確的說這一個字是怎麼講，那一行是什麼意思，但請參照那篇文章看去，大意當可明了，雖然這詩並不是賦得凌遲，那橋邊的小鬼頭也不一定是指燕王朱棣。

這封回信我遵教寄往沙灘，過了兩天却由郵局送回來，說該公寓內查無此人。我生怕悞了主顧，所以在這裏發表出來，一方面也可以答覆了想問而未寫信來的諸位。

二月一日，開明。